王育德這篇《台灣語講座》一共分24回連載，前後達 4年之久，全文約20萬字，1993年黃國彥教授譯爲中文，改題《台灣語講座》，是一部相當有份量的台語學入門書。

全書內容包括：台灣語的系統（1）；台灣語的音韻系統（2～4）；教會羅馬字的故事（5～6）；台灣語的語彙（7～9），書房的故事（10）；文言音、白話音與訓讀（11～13）；北京語與台灣語之間（14～16）；歌仔冊的故事（17～20）；台灣語的文法（21～23）；台灣語的未來（24）共十個單元。

由上面的篇名可知，這本《台灣語講座》所討論的問題包羅萬象，有語言學的一些基本問題：語音、語彙、文白異讀、語法、還有偏重於實用的文字化論述及跟文字化有關的文獻（如歌仔冊）問題。

3. 王育德台語文字化的主張與實踐

如前所述，王育德走入語言學的動機，最初是爲了解決台語文字化問題。先是用台語寫台語劇本時，發覺漢字記述台語的笨拙性，漢字不但無法解決有音無字的問題，即使運用了假借、訓讀等方法，仍然無法溝通。於是他決意爲台語設計一套正確而便利的表記法。他再入東京大學時，確定了以台語表記法爲自己主要的研究方向。他的學士論文〈台灣語表現形態試論〉、碩士論文〈拉丁化新文字編寫台灣語初級教本草案〉，可以說是他追求台語文字化的成績單。

王育德在台灣時就已知道教會羅馬字，但因爲對於教會人士懷有惡感，所以不屑一學。逃亡日本就學中才自習教羅，用不了一二小時便學會了。於是他認爲教羅是當時最有效的正書法。

但是台語羅馬字不應該是教會羅馬字。當他追溯教羅的淵源，檢討發明者的學術背景時，發現那不過是一些語言學門外漢的傳教士所創作的東西，沒有經過精密的語音觀察—理論的音韻學的解釋——實際的正書法的研究階段㉝。

王育德列舉教羅的缺點跟他的主張是：

⑴教羅只是漢字的注音符號，因此使用連字符（hyphen）以隔斷音節。簡直是連字符的洪水，必須廢除連字符。

⑵音韻解釋的不合理，如ts／ch的分立，應修改爲一套即可；又以 o表ɔ音，頗有其不便處。

⑶教羅的聲調符號也不必要，可以考慮廢除，以提高書寫效率。不過在編寫辭典時可以保留，以求正確。

於是他模倣中共的「北拉」（北方話拉丁文字方案），創造出他的「可以獨立獨步的表音文字—新羅馬字」，並且採用這套新羅馬字編寫他的《台灣語常用語彙》(1957)年。這套羅馬字和中共的拉丁文字，除了廢除連字符一點相似之外，連採用的字母都很類似，這點只要列出其聲母表便知道了：

b [p]褒　p [p']波　bh [b]帽　m [m]馬
t [t]多　t [t']討　l [l]羅　n [n]那
z [ts]查　c [ts']差　r [dz]如　s [s]沙
g [k]哥　k [k']科　gh [g]鵝　ng [ŋ]雅
,[ʔ]英　x [h]哈　w [w]于　j [j]衣

但是，三年之後（1960）王育德連載《台灣語講座》時，又設計另一套新羅馬字，王育德自稱上面的那一套叫「王一式」，而講座的這一套叫「王二式」。「王二式」的聲母符號大步地向教會羅馬字靠攏了：

p	ph	b	m
t	th	l	n
c	ch	r	s
k	kh	g	ng
'	h	w	j

除了聲母部份改採教羅之外，聲調符號也改得很像教羅，使得會寫教羅的人易於學習。王育德希望這一套新羅馬字能成爲未來台語的正式文字。

但是事實上他對於教羅的勢力毫無影響。一位教會人士回應王育德說：「教會羅馬字的權威等於教會的權威，不可以隨便加以批判。」這使得王育德感受到教會羅馬字的勢力在台灣已不可動搖㉞。

1982年王育德出版《台灣語入門》，1983年又出版《台灣語初級》。這兩本入門書幾乎全部採用教羅，但也不死心地改了兩個地方，一是聲調採用123…，放在音節右上角，兼負連字符功能，象徵性地維護他的初衷；一是鼻化元音仍沿用王二式的大寫N，這兩點或許是王育德向教羅讓步的最後底線了。王育德在《台灣語初級》所附〈教會羅馬字的缺陷〉隨筆中，以痛苦的語氣說：

「本書及『台灣語入門』採用了教會羅馬字。但是賢明的讀者應該有人已經發現了教會羅馬字的缺陷。

他列舉了三個缺陷：

⑴連字符既麻煩又難看。

⑵沒有考慮到輕聲。

⑶o〔ɔ〕符號右肩的“↑”容易漏寫、漏讀。他建議採用ou代ɔ。」

結尾，王育德說：

「我曾設計過「王第一式」「王第二式」的系統。現在放棄自己的系統而襲用教會羅馬字，是不願損壞既經確立的權威，尊重爲數頗多的書寫紀錄。」

從王育德的這篇短文可以窺見王育德想要改良教羅，而個人力量推不倒既有權威的無奈。聽說他在臨死的1985年世界台灣同鄉會上曾當眾宣佈放棄自己的方案，願意遷就教羅的意思㉟，詳細的情形因文獻不足，我們不知道他的本意。不過從文獻上知道，至少直到他逝世的1985年發表〈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台灣話描寫語言學的研究成果）的時候，王育德還說：

「教會羅馬字的精神在於它是漢字的注音符號…我的主張是詞彙必須連書拼寫，這一點我在『台灣語常用語彙』和『台灣語講座』已經說得差不多了。…我批判教會羅馬字的連字符（hyphen），設計『界音法』，目的無非是要讓羅馬字發展成能夠和漢字平起平坐的正書法。儘管如此，我跟隨教會羅馬字的理由，是考慮現實上教會羅馬字已經被一部份基督徒爲中心的台灣人在使用，以及可以立即使用教會羅馬

字所寫的文獻資料，一言以蔽之，就是評價它的『即戰力』。」㊱

由此可知，王育德至死沒有放棄改革教會羅馬字的決心，只爲個人力量有限，不得不暫時屈從時勢，採用教會羅馬字而稍加改良。

至於漢字問題。王育德本人是科學的字源學開創者之一。但他反對以漢字做爲台灣語的文字。他的理由在1957年的《台灣語常用語彙》有詳細的論述㊲。歸納起來，理由是：

1.漢字太多，難學，難記，沒有效率。

2.台語詞素有30％目前還找不到適當的漢字，即使找出來也是滿篇怪字、死字。

3.即使寫得出來的漢字，也因爲一字多音（常用三千餘字中字35％強有文白異讀），閱讀困難。

雖然如此，他在字典中仍在每個詞條下一一附上漢字，遇有不可靠的字再加個？號，以示鄭重。

1960年王育德在《台灣語講座》中說：

「台灣話有效的正書法目前除了教會羅馬字沒有別的。漢字之類“民族形式”讓許多台灣人懷念，但是不管台灣話的來源如何，當做台灣話的正書法，它的缺點比優點多。即使是北京話，中共已經把正規的漢字改成奇怪的簡體字……大勢是趨向表音化。漢字之爲漢字在它是表意文字，與其留下這些漢字的形骸，不如乾脆採用羅馬字來表音文字化。……漢字的煩雜、無效率已經趕不上時代，毛筆的加速度廢物化豈不象徵著漢字的命運嗎？」㊳

但是即使在《台灣語講座》中，王育德仍不忘在每個羅馬字下附上漢字。

1964年，王育德在最後一回的講座上提出他的有關台灣話的主張，其中有關文字化的部份，一是改良教會羅馬字，一是漢字與羅馬字混用。他說：

「以羅馬字來表記台灣話是我一貫的主張，但是據經驗，從頭到尾都採用羅馬字的話可能難以卒讀。一見就明白意思這一點，不管怎麼說還是漢字最好。但是用漢字來表記台灣話，我已經說好幾次了，有許多困難。因此我又主張混用漢字與羅馬字。這樣就必須橫寫，有普遍性的漢字就照寫漢字，像『台灣』『獨立』『法律』『一』『十』『笑』『食』『走』『好』『寒』『遠』…如沒有普遍性漢字就寫羅馬字，像 beq有人寫做『要』『覓』『卜』，用羅馬字就能統一。當然外國的人名、地名、新事物，一律寫羅馬字。

漢字與羅馬字混用跟日文混用漢字與假名的精神相同，這是賢明的讀者都可以推想得到的。也許強烈執著於漢字的中國人抵死無法接受的吧？但是台灣人跟中國人不同，台灣人有創造自己的文化的權利，而且必須要創造。」㊴

自1980年代末葉㊵，漢羅夾用的方式逐漸在台灣的報章雜誌上流行，其功勞應歸鄭良偉的提倡，但在理論上，王育德堪稱是「台語漢羅文之父」吧。只可惜王育德未寫過漢羅文，他晚年著作的《台灣語入門》（1982）、《台灣語初級》（1983）還是全文漢字，逐字以羅馬字注音。

總歸一句話，王育德一生提倡廢漢字、改教羅，但到頭來還

是廢不掉漢字、改不了教羅。這到底是王育德的觀念出了問題，還是形勢比人强呢？筆者以爲兩者都有。

教會羅馬字是長老教會的文字，這個文字的權威，除非教會自身改良，任何新的方案，沒有政治權威的支持，或者本身具有另一種權威性（如學術權威），並且具有足以抗衡的推動力，否則不可能與教羅傳統對抗。王育德以孤軍與整個教會奮戰，自然如卵擊石，不得不放棄自己的方案，屈服於教會羅馬字了。

至於漢字的權威，比起教羅的權威不知强過多少倍。它不是一小群人的文字傳統，而是數千年整個漢字文化圈內各民族共同的文字傳統，它的權威性，即連毛澤東那樣的獨裁者都無法推倒，更何況區區一個學者呢？因此王育德從未發表過全篇不用漢字的台語文，這也是可以理解的。

如果要屈服權威，那麼以常用漢字夾用教會羅馬字的台語文無疑是最現實的台語文方案哩。然而把兩種完全不同的文字【棟（sak⁴）做堆】，到底能不能得到台灣人的認同，實在大有疑義。

漢字是一種落伍而笨拙的文字。但它以悠久的歷史，而保有了含蓋古今方言的優點，同時以其方塊形式，具有寬廣的資訊裝載容量。到底漢字是優是劣，尚有爭論餘地。然而無論如何，它是台灣話的文字傳統，這個傳統是非常難以改變的。漢字是一種包袱，同時也是遺產，是笨拙而又難以丟棄的傳統。

依王育德的統計，如果完全不用假借，訓用、創字等變通辦法，台灣話的詞素有30％沒有相當的漢字可以表示。這個統計的根據如何，因爲王育德本人沒有發表過完整的論文，因此正確的

數字及統計的意義尚有問題。不過這個數字大概是可信的。最重要的是，漢字本質上無法完全記述台語——不，任何活的漢語方言。這一點無疑是漢字的致命傷。數％已經難以忍受，何況是30％呢。

對於這樣具有完全矛盾的性格的漢字傳統，王育德先是主張廢棄，繼而主張模倣日本漢字假名夾用的精神，撮合漢字與羅馬字，顯然連主張廢漢字的在王育德也不能不正視漢字的功用。

漢字問題是任何漢語方言的問題，它的不敷運用是必然的性格。可是如果只因爲活語言只有數％沒有漢字就主張廢漢字，那不是好主意，即使像閩南語有30％找不到漢字，漢字仍然是一個相當具有表達力的文字。台語不是沒有文字，漢字便是台語的文字，只是漢字不敷運用，必須有一種像假名、諺文那樣高效率的音字來補足。

30％既不算多，也不算少。處理這些沒有漢字的詞素，日語、韓語可以算是我們的老大哥，他們創造了一種可以跟漢字筆劃傳統相融合的拼音字和漢字夾用，因而變成完美的、既保傳統，又可完全描寫民族語言的文字形式。他們是有創造力的民族。王育德不是說嗎：「台灣人有創造自己的文化的權利，而且必須要創造。」既要創造，爲什麼不創造一種既保傳統，又能充份描寫台語的、具有高效率的表音方塊字來和漢字相融合成一種新文字呢？

註 釋：

①參照〈林獻堂に會ったとき〉，《台灣語入門》P.45。
②參照《台灣語講座》第10回〈書房の話〉。
③同上。
④見《台語入門》P.45所收隨筆〈林獻堂に會ったとき〉。
⑤見《台灣語講座》第5回〈教會ロ一マ字の話〉。
⑥見《台灣語入門》P.71所收隨筆〈研究の動機〉。
⑦參照張炎憲〈語言學家兼政治運動家　王育德〉。
⑧參照平山久雄〈王育德博士の學問〉P.1519。
⑨參照《台灣語初級》P.84所收隨筆〈恩師服部四郎博士〉。
⑩參照服部四郎爲王著《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所作序文。
⑪參照《台灣語常用語彙》P.2倉石武四郎序。
⑫同註⑨。
⑬同註⑦。
⑭參照〈台灣語講座〉結語。
⑮〈台灣語講座〉第24回。
⑯同註⑦。
⑰同註⑭。
⑱參照王育德《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P.1511〈著者年譜〉。
⑲參照《台灣語初級》P.33所附隨筆〈東京外大での授業〉。
⑳參照《台灣語初級》前言。
㉑同註⑦。

㉒參照〈王育德著作目錄〉，見王育德1987著書附錄P.1513。
㉓〈台灣語概說〉P.21。
㉔王育德〈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P.2（1412）。
㉕平山久雄〈王育德博士の學問〉，《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P.1521。
㉖參照〈台灣語入門〉P.71所附〈研究の動機〉。
㉗引自《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服部四郎序文。
㉘同上。
㉙同上P.1523平山久雄解題。
㉚引自《閩音系研究》P.841。
㉛王育德在〈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說：「今春（1970）…一友人惠贈『彙音妙悟』，使我歡天喜地，立即加以利用，著手進行泉州方言的比較研究。」
㉜參見惟仁〈《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民國79年（1990）年8月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收入《台語文摘》第16期第42～96頁，民國79年（1990）年11月15日。詳細討論見洪惟仁《彙音妙悟與 古代泉州音》（1996）。
㉝《台灣語講座》第5 回。
㉞同上。
㉟引自許極燉《台灣話流浪記》P. 155。據王育德夫人林雪梅女士看過本文原稿之後1991年9月3日來電說，當晚的情形是，王育德發表了簡短的談話說：「我想放棄自己設計的方言，改採教會羅馬字做爲我們的拼音字，你們覺得怎樣？」於是聽眾

拍手。有些支持教羅的人據此宣傳說王育德臨死時完全放棄改良教羅的宿願。王夫人說沒有這回事。其實文獻上王育德已經把自己最後的主張交待得很清楚了。

㊱引自〈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P.1418。

㊲參見《台灣語常用語彙》概說P.16—17〈何故ローマ字を提倡するか〉。

㊳參見《台灣語講座》第 5回〈教會ローマ字的話〉。

㊴同上第24回〈將來の台灣語〉。

㊵大約自鄭良偉發表《路加福音漢羅試寫》以來，漢羅夾用日漸流行，1990年以後大量出現在報章雜誌上。長老教會新譯的聖也正式採用漢羅夾用。

參考書目：

王育德（論文）

1955〈台灣語の聲調〉《中國語學》41： 609—617。

1957〈福建語の教會羅馬字について〉《中國語學》60：301—309。

1958“An Investigation about Literary Reading and Colloquial Reading in the Amoy Dialect”收入“Transactions of the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of Orientalists in Japan”（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3：67—70。

1960〈中國五大方言の分裂年代の言語年代學的試探〉，《言語研究》38：33—105。

1960《台灣語講座》第 1～24。1960年 4 月至1964年 1 月連載於《台灣青年》第 1～38號。1993年黃國彥中譯，改題《台灣話講座》，自立晚報出版。

1967〈中國の方言〉大修館《中國文化叢書　言語》407～447。

1968〈十五音について〉《國際東方學者會議紀要》13：57—69。

1969〈閩音系研究〉東京大學博士學位論文。收入《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1987)

1969〈福建語における『著』の語法にっいて〉，《中國語學》192：321—325。

1969〈福建の開發と福建語の成立〉《日本中國學會報》21:123—142。

1970〈泉州方言の音韻體系〉《明治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紀要》8、9合併號：1—31。

1985〈台灣語の記述的研究はどこまで進んだか〉《明治大學教養論集》通卷 184號，收入《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1411—1509。

王育德（著書）

1957《台灣語常用語彙》東京：永和語學社出版。

1972《台灣語入門》東京：風林書房；1982年，東京：日中出版。

1983《台灣語初級》東京：日中出版。

1987《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東京：第一書房。

平山久雄

1987〈王育德博士の學問〉王育德《台灣語音の歷史的研究》解題，該書第1519—1525。

許極燉

民國77年（1988）〈王育德教授對研究台語的貢獻〉收入著書《台灣話流浪記》，民國77年（1988）年，高雄，第一出版社。

1991〈王育德與台灣精神〉，民國80年（1991）年3月21日～23日《自立早報》副刊，同年4月5日美國《自立周報》轉載。收入《台語文摘》第21期。

梅祖麟

1990〈紀念台灣話研究的前驅者王育德先生〉，《台灣風物》40 1：139—145。收入《台語文摘》15：150—144。

張炎憲

民國79年（1990）〈語言學家兼政治運動家—王育德〉，民國79年（1990）年10月1日《自立早報》副刊。又收入台北：自立晚報《台灣近代名人誌》第5冊。又收入《台語文摘》第17號，97～85。

洪惟仁

民國79年（1990）〈《彙音妙悟》的音讀——二百年前的泉州音系〉第二屆閩方言研討會論文。

民國85年（1996）《彙音妙悟與古代泉州音》中央圖書館台灣分館出版。